

哈辛托·艾斯奇維
(Jacinto Esquivel)神父1632年所寫
「福爾摩莎島情況相關事務的報告」

李慧珍、吳孟真、周佑芷、許壬馨、李毓中*



哈辛托·艾斯奇維(Jacinto Esquivel)神父1632年所寫「福爾摩莎島情況相關事務的報告」

從聖·薩爾瓦多(San Salvador)城或港這一邊往馬尼拉的方向望去，¹ 福爾摩莎島沿岸有下列聚落(pueblo)²。

Quimaurri，聚落數一，目前聚集了約四到五個村落。³

Caquiuanian或是稱為聖地牙哥(Santiago)，聚落數一。⁴

噶瑪蘭(Cabaran)，聚落數四十個以上，它們位於聖塔·卡塔莉娜(Santa Catalina)海灣內，而它的港口則稱為聖·羅倫索(San Lorenzo，即蘇澳)。從馬尼拉派遣一隊士兵到此設立據點(fuerza)對我方是有利的。首先，因此荷蘭人將無法佔領它，荷蘭人可能已到過該地且得知那附近有金礦、銀礦及豐富的糧食、稻米、獵物與魚。如果荷蘭人佔有那裡的話將會對我們造成極大的損失，他們將捕捉我們往來的船隻，因為船隻為了要避開那裡的洋流，就必須沿著海岸航行而經過他們的據點。⁵ 其次，可以阻止該地的原住民進行海盜行為以及殺害島上靠近我們港口並與我們交好的如Senar及淡水河流域的原住民

* 此譯文係國史館臺灣文獻館所委託「西班牙與臺灣早期關係之檔案史料蒐錄整理翻譯委託研究案」之部份成果。感謝曹永和、Julián B. Ruiz Rivera、陳國棟、José Eugenio Borao、翁佳音、詹素娟等教授賜予寶貴意見。

1 AUST, Libros, Tomo 49, ff. 306-316v。

2 Pueblo這個字在我們的這份史料裡，有兩種意思，一是村落，二是數個村落所聚成較大的村落，或指較大的地理範圍內存在著數個村落，因此我們將之譯成聚落。至於población一字，我們認為它僅代表是一群人居住的地方，並沒有說明其人口多寡或大小的意思，因此譯成居住點。

3 Alvarez書中註有"600名原住民"，Borao教授的書中亦是如此記載，但我們在馬尼拉聖特·多瑪斯大學檔案館(AUST)所找到的史料並無此記載，因此不知此資料原始出處是出自於那裡。見José María Alvarez, Formosa, Geográfica e Históricamente Considerada, 2 Tomos. (Barcelona, Libreria Catolica Internacional, 1930). P. 424。以及 José Eugenio Borao, Pol Heyns, Carlos Gómez y Anna Maria Zanduetta Nisce (int), Spaniards in Taiwan(1582-1682). 2 Vols. (Taipei, SMC Publishing INC, 2001-2002). Vol. 1, p. 162。

4 今日的三貂。

5 由於黑潮自花東海岸及宜蘭海灣一帶轉向東北，因此如果船隻在此地不貼近海岸線航行的話，船隻將被洋流沖向琉球群島而往日本及北太平洋前進，而無法抵達北台灣。請參考陳宗仁，《東亞海域多元勢力競爭下雞籠、淡水地位的轉變(1400-1700)》(臺北：國立台灣大學，2002)(博士論文未出版)，頁26-34。

，他們常常在收割季節慘遭斬首；並阻止他們向偏離航道而錯抵他們港口的人民下毒手，如同1632年一艘國王的舢舨(champan)(f.306v)在聖週(Semana Santa)⁶時從這裡(聖·薩爾瓦多)出發前往馬尼拉，船上載有50人，其中有西班牙人、漢人(sangley)⁷及日本人，全部的人都慘遭殺害。之後為了要懲罰他們，派出三十名西班牙人及一些卡加揚(Cagayan)原住民所組成的遠征軍，燒毀了七個小村落並殺死了大約十到十二名當地原住民，但是因為他們數量太多以致無法對這些原住民進行更多的懲罰，這使得他們更加狂妄，並嘲笑其他的原住民，說他們害怕西班牙人，如今(其他的原住民)都成為他們的朋友。

哆囉滿(Turoboan)，聚落數一，有一豐富的金礦，通常由Taparri人換回後，再賣予漢人，換取他們要的瑪瑙(piedra)及珠子(cuenta)。⁸該處有一座山在太陽下閃閃發光，人們說甚至無法直視它，據推測可能是有水晶礦或是銀礦。

Rarangus，聚落數一，有金礦及銀礦。

Patibur，聚落數一，有金礦及銀礦。這些Rarangus聚落的村落，在附近村落的協助下，四、五年前曾奪取了我們一艘來自於馬尼拉載運援助物資的舢舨，除了掠奪船貨外，並殺害了十個西班牙人，只留下一個西班牙人活口，至今仍存活著，另外還有四名婦女也尚在人間，他們是因其他(原住民)婦女的請求才免遭殺害，因為原本船上載有五名婦女，其中一名因眼見這些西班牙人慘遭屠殺，料想其他剩下的人也會遭受同樣的命運而自己先自盡了。該名西班牙人及四名婦女派了一名當地的女子到我們駐軍這裡來，該(原住民)女子

6 聖週即為復活節的前一週，通常在四月中。該節慶至今仍是西班牙最重要的宗教慶典活動，其中又以塞維亞的天主教遊行及瑪麗亞塑像出行最為著名。

7 "Sangley"一詞是中文之「生理」，意指生意人，後來泛指漢人。

8 原意為石頭之意，但這裡應是指瑪瑙，故我們將西班牙人稱之為可用來交易原住民物品的石頭，譯為瑪瑙。

說那是一艘Carabajal的舢舨船，他們自船上取走兩門銅製的大炮、十把毛瑟槍(mosquete，或意譯為滑膛槍)及兩個藤製小箱子(f.307)內裝有該運來(此地)的款項，其它的事她也不清楚。該女子又說他們將受害者的血裝在瓶子裡喝，然後吃他們的軀體及頭顱。最近當西班牙人抵達那裡後，一名被我們捉到的噶瑪蘭人自己承認，上述的陳述皆是事實，雖然我們試圖想捉住他們做為俘虜，但因他們很快的便撤往山區而無法達成。

Chiulien，聚落數一，有金礦及銀礦。

Tataruma，聚落數一，有金礦及銀礦。

Saquiraya，聚落數一，有金礦及銀礦。

Patibur，聚落數一。

Parusarun，聚落數一，有金礦及銀礦。

Tabaron，聚落數一，有金礦及銀礦。

Rauay，那裡的人像西班牙人與荷蘭人一般，皮膚白且好戰；聚落數一，有金礦及銀礦。

Chicasuan⁹，聚落數一，有金礦及銀礦。

Chupre，聚落數一，有金礦及銀礦。

Saruman，聚落數一，只有金礦。

Pabanan，聚落數一，有金礦及銀礦。

Quiparrusinauan，聚落數一。

Tajaban，聚落數一。

Tarungan，聚落數一。

Jajinjurus，聚落數一。

Quitaburauan，聚落數一。

9 七腳川。

- Quessajosojo，聚落數一。
- Quiparaur，聚落數一。
- Quipatubucan，聚落數一。
- Caquichabichabin，聚落數一。(f.307v)
- Quitubitubi，聚落數一。
- Quejenabotorran，聚落數一。
- Caquimarratunoj，聚落數一。
- Quiparasapasan，聚落數一。
- Manauyen，聚落數一。
- Quitatupaan，聚落數一。
- Quimabolao，聚落數一。
- Quibanuran，聚落數一。
- Quiniporraj，聚落數一。
- Quimariptan，聚落數一。
- Quitumejaj，聚落數一。
- Quiniabin，聚落數一。
- Jeumas，聚落數一。
- Quitabiauauan，聚落數一。
- Quichumaraban，聚落數一。
- Quimasiruan，聚落數一。

這些聚落據說都很大，並且他們皆通用一種同樣的語言，甚至在此島也普遍使用，即是bazay(巴賽，或可寫成basay)語；¹⁰ 雖然有些聚落有其自己特有的語言，但是他們可以使用這兩種語言。根據Quimaurri的原住民他們告訴我

10 請參考李壬癸，〈巴賽語的地位〉，《語言暨語言學》第2卷2期(2001, 07)，頁155-171。

哈辛托·艾斯奇維(Jacinto Esquivel)神父1632年所寫「福爾摩莎島情況相關事務的報告」

，並經我的考證得知，他們並不知道更裡面或者更內地的地方是否有更多的居民，因為除了上述靠近該海灣的地區外，他們不曾更往前到那一邊。在這些有礦藏的地區，最為著名的就是以礦藏豐厚而聞名的哆囉滿金礦，為此利益臨近的他們常常造訪該地(f.308)。Juan de Arcarasso(亦寫成Juan de Alcarazo)將軍(general)告訴我，他曾在那裡看見成份達23開(quilate，或可譯成俗稱的K金)的黃金。

從聖·薩爾瓦多城或港另一邊向荷蘭人的港口(指大員)方向望去，福爾摩莎島沿岸有下列聚落。

Taparri，聚落數一，由四個或五個村落所組成。這些Taparri和Quimaurri人，住在靠近西班牙人所在的海灣內。他們這些原住民都是海盜且共同住在我們現在興建城鎮的這個小島上，(在設立殖民地時)我們奪取了他們在(港口)入口處的根據地，燒毀他們存放稻米與黍(borona)¹¹的倉棧(tambobos)¹²以及用很好的木板所蓋的屋舍與他們的家具，因此造成他們很大的損失，如果打算要恢復原狀估計需要四千匹索(peso)，但我們只付給了他們四百到六百匹索。之後，他們因不同的原因，殺害了一些西班牙人、卡加揚的原住民以及來此港口交易的華人。因此，為了懲罰他們，我們又數次燒了他們的房舍及殺傷他們中的一些人。但至今仍有人所質疑，他們對我們所造成的這麼大的傷害，是起因於上述的賠償問題，還是這樣的方式西班牙人便可以擺脫他們的債務；而這些傷害只有自征服此地後便駐留在此的人們知道了。

11 Borona這個字有兩個意思，一是mijo為小米，即黍的意思，另一為maíz為玉米之意，究竟是指小米或是玉米，由於這關係到美洲食物玉米何時引進台灣及廣泛為原住民所食用的議題，需要更多的資料才能論斷，所以我們特別對此名詞的翻譯有所保留。

12 該字有兩個可能，一是tambos的誤寫，語源出自於南美洲，意為貨棧，因為原文是寫成tambo-bos，可能係抄寫時的錯誤；二是tambobón的轉變，該字語源即為菲律賓語，意為米倉，見*Diccionario de la Lengua Española por Real Academia Española*(Madrid: Espasa, 1992). p. 1938。因此不管何者為其原意，基本上都是指用來存放物資的地方，因此我們將之譯為倉棧。

從Taparri到淡水之間的海邊及山上，有二到三個Taparri人的居住點(población)。將那裡的沙包里人遷移至海灣，與現住在此的沙包里人合併成(f. 308v)一個聚落，或者移往他處與別的原住民居住將是合宜的。因為雖然他們沒有對沿著海灘往來兩駐紮地的西班牙人造成傷害，但是有充分的理由支持我們如此對待他們，因為他們曾搶奪若干往來海岸線上的舢舨，而在那裡殺害了二十或三十個以上的西班牙人。如同今年所發生的事一般，一艘前往馬尼拉的柬埔寨(Camboja)中式帆船(junco)在該地擱淺受損而遭他們掠奪。因此我們再次前往該地燒毀他們的村落，但是他們又再重建。

這些Quimaurri和Taparri的原住民屬於同一族群，而所有的Quimaurri原住民都是Taparri人，並且有著相同的習俗和符號(señal)、雖然他們分在不同的地區居住，甚至彼此之間互有較勁的意味，但還不至於到互不通婚的程度。他們皆是以捕魚、打獵、製鹽、造箭、蓋房子、紡織及製藥丸(bolo)為生，而不像其他的原住民般耕種，但是因為他們會這些工作，對於不會這些工作只會耕種的原住民而言，他們有如其他原住民的手足一般不可取代；¹³ 有如為我們運來一切所需的華人與我們的關係一般。他們靠著替其他原住民提供手工服務來換取稻米及黍維生。而他們(Taparri與Quimaurri人)常常自以為是的嘲笑其他的原住民，但是相較起來，這些(被嘲笑的)原住民比較老實且都是農人，經常待在他們的村落裡，除非是為了耕種或在附近的地方獵鹿，否則通常他們不會離開村落。

除了這些Taparri的原住民之外，靠近淡水駐軍附近地區還住有Senar的原住民，該族群是由八到九個小村落(pueblecillo)所組成。我們試圖將他們合併到

13 有關北台灣原住民的特性，請參考翁佳音，〈近代初期北部臺灣的商業交易與原住民〉收錄於黃富三、翁佳音主編，《臺灣商業傳統論文集》(臺北：中央研究院臺灣史研究所籌備處，1999)，頁45-80。

一個村落居住，移往一處他們原先居住且建有許多他們房舍的地方居住，由於西班牙人的佔領，他們被迫放棄該處所而移往內地另闢建新的農地、房舍及倉棧。我們試圖將他們聚在一起的地方，位在一座山上，涼爽且寧靜適合人居住，有許多的樹林可以防範冬天的寒冷及阻擋經常摧毀房舍和倉棧的強風。在這個山上有許多桃子及柳橙的果樹。該地位於離西班牙人據點半里格(legua)的地方，道路由於是肥沃的田地之故，狀況良好，在西班牙人到來之前，他們就已在這裡耕種了。

從(淡水)駐地，那條河在流入內陸約兩到三里格後，該河一分為二分出兩條支流，一條稱為奇馬松(Quimazón，譯註，即基隆河)，可前往該(和平)島或聖·薩爾瓦多駐地，這條道路是在今年1632年由西班牙人所發現，去年三月Juan de Arcarrsso將軍曾派遣一支部隊，這支八十人以上所組成的探勘隊，在他們探勘的途中，在晚上八點左右佈滿星星的夜空中，一個奇大無比甚至超過月亮的不明物(señal)出現在他們的頭上，在天空中持續達45分鐘之久，而探勘隊的所有成員都因此獲得鼓舞而滿心歡喜。該不明物體的形象及報告將另外寄回。¹⁴ 該河的另一條支流通往Pulauan，直到現在由我們曾抵達及探勘的結果得知，那裡有二到三個大的居住點。另一條可通往該(和平)島的支流(基隆河)，在其河流分支處不遠的地方，一側的小河流匯流口(esterillo)處約有八到九個原住民的村落，稱之為Quipatao，當地住有許多的原住民。從Senar可沿著陸路常常造訪該地(f.309v)，雖然有一些小山脊阻隔，但是從上述的河流由水路前往是更近且容易的，此外當漲潮或退潮時，船隻如果順著這個潮勢航行其速有如飛一般。再沿著這條河往前，在基隆河的同一流支，有一些非常小的原住民居住點，一直到Lichoco，距離聖·薩爾瓦多約六里格，在Lichoco有兩個或三個人口眾多的居住點，他們大多住在山區，全部大約可達

14 這可能是台灣史上第一件有關天空中不明物的記載。

二百到三百間屋舍。

沿著水路前往島內的Lichoco，一路非常平靜且該地適合停泊。在Lichoco的這一邊及另一邊即為流向Pulauan的支流都有平坦且肥沃的河灘地，但是由於他們的房舍都是蓋在靠近河岸邊的關係，使得住在該地維生是很困難的，季節性的大雨常常可以一下子使得河水暴漲3到4噶(braza，約等於1.67米)之高，因此淹沒了許多的房舍及田地，使得他們只得用小獨木舟(banquilla)¹⁵搶救他們的家當。住在這兩支流沿岸的原住民都向我展示，在他們房舍木頭上用刀所刻下的大水高度有多高。暴漲的河水常常會帶來一些松木、有芬芳氣味的木料和奇粗無比的樹木，而這些堅硬的木材常常成為淡水駐軍的獵物，然後在他們的工場裡被鋸斷及切割，以作為建造倉庫以及整修完全以木料興建的要塞。上述的Quipatao村落由於位居內陸，因此未受洪水的波及，Lichoco的村落則是因為位居河的源頭而水量較少之故，也沒有洪水氾濫之虞。由Lichoco通往島上的水路是有些困難的，斷斷續續約有三十六個石頭堆積的淺灘散布著(f. 310)，大船是不可能航過該區的，只有原住民的小獨木舟得以航行，因此由原住民上岸拖引著而由他們划船。這樣的情況只有在夏季時會發生，冬季時則因為有足夠的水量得以航行。然而如同他們所認為的，由這這條路線自此駐地前往另一個駐地(指淡水到雞籠)是更理想的，因為與經海岸那條路線相比較，海岸線那條陸路線上佈滿了亂石、許多河流與充滿障礙的山坡及峭壁。

在淡水河的Quipatao村落，蘊藏豐富的硫磺並且開採之。在Taparri有另外的硫磺礦區，在西班牙人來之前許多原住民即已進行開採賣給漢人，只是現在他們宣稱根據marnache或徵兆而不再開採。在那裡他們用以和漢人換取奇尼

15 此字應是西班牙文banca的衍生字，指板凳或木板，這裡應該就是指臺灣原住民所使用的艋舺。

哈辛托·艾斯奇維(Jacinto Esquivel)神父1632年所寫「福爾摩莎島情況相關事務的報告」

那(chinina)¹⁶、色布(manta)及其它的小東西，當產料豐富時，每五擔(pico)可換取兩件布料，價值3里爾(real)，而去年他們載走大約五千擔的硫磺以便在那裡製作火藥，因為製造煙火時需要很多的火藥。在中國那裡的實際價格並不清楚，因為根據這裡的漢人告訴我們，一個中國小官吏(mandarincillo)運走滿滿兩艘舢舨的硫磺，然後以每擔16或18兩(tae)的銀子價格賣出，不知是否是因為價格上漲的緣故，因為據他們說近兩年那裡沒有船來載運硫磺。另外，他們說通常是每擔價值約5到8兩，他們現在又說因為已運去太多，所以現在幾乎無法售出而不值錢，不過這應該是他們這些漢人欺騙我們的技倆。在Senar這裡，他們販賣一種生在土裡類似蕈類(turmas de la tierra，譯註，即水筆子)的植物，長得大且長，可以用來染紅(tiñen de colorado)網具和其他東西。據漢人他們說，在中國這種植物每擔價值4到5兩，但在這裡相當便宜，只需用瑪瑙、小鈴鐺(cascabele)、銅環和其他東西換取便可。

除了販賣上述這些商品外，幾乎這片土地上所有的原住民(f. 310v)，都大量地販售水藤和鹿皮。他們(漢人)說，在中國水藤每擔可賣到2到3兩，用來製造椅子以及千百種新奇事物；鹿皮在那裡的價格則不清楚，但他們強烈地渴望購買它。今年有三艘日本的舢舨¹⁷進港載滿鹿皮，並有一個日本人告訴我，在日本那裡鹿皮比較珍貴的商品絲綢更有利潤。

自此(淡水)駐地沿著海岸線走一直到荷蘭駐軍的所在地，第一處地點是

16 根據曾擔任菲律賓代理總督的Morga(1595-1596)說法，chinina係指一種用紅色勘干(Cangan)布製成的衣物，專供部族的首領穿著，見Antonio de Morga, *Sucesos de las Islas Filipinas*, J. S. Cummins(tra), (London: Cambridge University Press, 1971), p. 248。有關勘干布的研究，請參考陳國棟，〈十七世紀初東亞貿易中的中國棉布—Cangan與臺灣〉，《近代早期東亞海洋史與臺灣島史》，研討會論文近期出版。

17 按理說，中式帆船(Junco，又稱戎克)較舢舨(Sampan)大些，而航渡近洋應該會使用帆船，而非西班牙所稱之舢舨，但根據西班牙史料看來，顯然地，西班牙人是將兩者混用，甚至是用「舢舨」一詞泛稱中國帆船。

Pantao部落的所在地。該處部落首領之一自稱他是很久以前一群迷途西班牙人中所生的一子。這些Pantao的原住民都是我們的朋友，有許多的首領尚是孩童時便接受受洗並且要求神父前往該地。沿淡水河兩支流而居的原住民有Senar、Taparri、Quimaurri及Caquiuanuan或是它另外一個名字Santiago，他們都是噶瑪蘭原住民的近鄰，並且是我們的朋友。在所有這些村落中行走非常安全，任何一個士兵、菲律賓的卡加揚原住民或神父單獨一個人可以自由進出無慮，因此可以每天由海岸這條路線，經過這些原住民的村落進行補給的搬運工作，如同經由水路前往Palauan及Pantao的村落換取稻米般，亦是相當安全。再往Pantao村落前面一些沿著同一邊的地方，還有許多原住民的村落。由於我們和他們沒有任何的接觸，所以既沒有友誼也沒有敵對。與Pantao村落鄰近的原住民都是Pantao原住民的敵人，他們會對對方進行獵人頭的行為。曾有一群卡加揚人從我們的淡水駐地逃往荷蘭人的據點，其中之一的卡加揚人慘遭不幸，其他的人則不知所終，應該不是Pantao原住民敢收留他們，而是已死於他們敵人的攻擊。Quimaurri及Taparri的原住民和其他村落的原住民都維持友好關係。Pantao的原住民則是Senar原住民的敵人。Senar原住民則是Pulauan、Pantao(f. 311)和噶瑪蘭原住民的敵人。而那些沿淡水河兩條支流居住的原住民又都是噶瑪蘭原住民的敵人。在西班牙人到來之前，上述的原住民們他們互相獵取對方村落的人頭，然後喝很多酒及一種稱之為masitanguitanguich的儀式來慶祝。並且為了顯示獵取人頭的勇敢行為，他們在脖子、腿和手臂上進行圖繪，但是後來，他們了解到由於他們的叛逆行為所進行的許多爭戰，替他們的村落造成多大的損失，並且在之前已有了不好的marnache，現在他們不再彼此殘殺，即使是自己的族人之間也是如此。只有噶瑪蘭原住民到今日還保有獵人頭的習慣，他們在收割的季節，埋伏在河的路線上，從那裡射箭然後割取划乘小獨木舟的淡水原住民人頭，他們甚至大膽到敢於攻擊舢舨，如同去年發生的事一般，一艘載有淡水長官僕人及其他

兩名西班牙人的漢人舢舨，遭到他們的伏擊，箭如雨一般的落下，船上人員所攜帶的毛瑟槍根本不足以應付而屈服。

一些漢人在這些原住民中，詐騙地散佈仿製得幾可亂真包銀的假匹索和投司透(toston)¹⁸。當他們販賣他們的珠子時，同時在他們長圓型的袋子裡也裝有假的匹索和投司透，用這樣的技倆，在和原住民商定價格並收取原住民販賣小東西給西班牙人後所得的投司透及匹索後，漢人將這些貨幣投入他們的長圓型袋子裡，然後在原住民付款後不久，假裝嫌原住民付得太少，而取出假的匹索和投司透還給原住民，然後繼續行騙其他的原住民。我們從那些與Ángel神父一同前往中國的人們那裡得知，在中國那裡有一間店面公開銷售仿造我們貨幣外型的錢幣，其相像到即使是非常小心及老練的人也會被蒙騙，在那裡一個投司透價值8里爾而一個匹索則是2里爾。¹⁹ Juan de Arcarasso將軍收集了一些這樣的假銀幣。在馬尼拉亦有很多的漢人在那裡進行買賣，對所有的錢幣進行登記是有必要的，因為不只是非常擔憂這樣的方式未來將造成貨幣短缺，事實上這在過去已經發生(f. 311v)，因為這家著名的店面不會僅只於利用如同那些原住民一般可憐的人們。

在這個島的淡水一帶，引進中國或日本的勞工是相當合適的，因為有許多未開墾的肥沃田地可以讓他們耕種小麥及稻米供應糧食所需。由於這些原住民既不勞動，也不懂蓄養家畜且花費太多，而稻米自結實到可以收割前這段期間，他們必須日夜守護著以免被豬(babuy)²⁰偷吃。由於如此種植農作物

18 葡萄牙銀幣，寫成 *tostão*；或者在墨西哥及新格拉那達(今哥倫比亞、委內瑞拉及巴拿馬一帶)稱之為4里爾，等於二分之一匹索，華人稱之為突唇。《東西洋考》裡有記載：「銀錢。大者七錢五分，夷名黃幣峙。次三錢六分，夷名突唇。又次一錢八分，名羅料釐。小者九分，名黃料釐」。

19 關於這段有關偽幣兌換真幣的描述，我們懷疑是筆誤，正確應是一個投司透(4里爾)假幣價值1里爾真幣。

20 Babuy可能是菲律賓Tagalog語的baboy，為豬或骯髒意，此語應亦是源自馬來語。見Leo James English, *Tagalog-English, Dictionary*(Manila: Congregation of the Most Holy Redeemer, 1998), p. 101。

太費力，因此他們通常只種植他們所需食用的數量。同時也沒有原住民大量販售稻米，有也只是一個或其它小容器(chicubitillos)的數量，因此想要收集到一卡邦(cavan，菲律賓的穀物容器單位，相當於75升)的稻米，可能必須大費周張弄得精疲力盡，且結果是收集到千百種不同的穀物。在這裡並沒有播種小麥，但是事實上這片土地相當適合各種穀物，如果進行耕種的話，將得以供應國王您駐軍的必要需求。此外，將國王在馬尼拉牧場內的公馬及母馬運來此地繁殖，在此處的淡水一帶土地非常平坦，馬匹將是非常有用的。

如果想要繼續保有這些要塞的話，那麼載運馬尼拉的婦女來此地結婚以繁衍後代是必要的，否則只有單身的男人是無法達成的。在馬尼拉那裡有許多的西班牙寡婦、混血兒。此外有間名為聖塔·波特西阿娜(Santa Potenciana)的女修道院、慈善事業(Misericordia)及羅薩里歐社團(Cofradía del Rosario，或譯為玫瑰會)，可以替那裡的一些孤兒找配偶，如果她們願意嫁來這裡可以獲得嫁妝，但是必須到達這裡後才能夠給她們。用這樣的方法可以去除掉那裡一些心術不正的女子，一起為國王的這片土地繁衍子嗣，並可解救這些女孤兒以及這些與當地原住民女性住在一起的單身男性們的靈魂。此外要避免讓離開家到此陌生環境服役的可憐(菲律賓)原住民覺得像奴隸一般的受侮辱(f. 312)，事實上自佔領此地後已有七年的時間，他們與自己的子女、妻子分離，導致最後等到他們再見到妻小時，他們早已因饑餓而被販賣為奴，因此他們現在覺得毫無希望。兩三年以前他們中有5個卡加揚人及1個塔加鹿的鐵匠(panday)²¹因此逃到荷蘭人的據點去，²²最近調查得知，此島有多達十七名菲

21 源自馬來語。

22 事實上，1631年6月30日荷蘭的史料曾記載「有六個黑人從淡水搭一艘舢舨(chiampan)逃來此地，他們是馬尼拉附近的人，被西班牙人用漂亮的承諾，有的於兩年前從他們的地方被帶來雞籠的。他們於本月10日離開淡水，途中因遇到暴風所以經過這麼久」。請參考江樹生，《熱蘭遮城日記》第一冊(台南：台南市政府，2000)，頁49-50。

哈辛托·艾斯奇維(Jacinto Esquivel)神父1632年所寫「福爾摩莎島情況相關事務的報告」

律賓受征召的原住民因逃亡遭到通緝，他們帶著隨身的一些火器強佔一些來到我們港口的中國漢人小舢舨，然後將隨身攜帶物棄置在巴船延(baboyan，或譯為大型排筏)²³上。同一時期，一名帶著盔甲及長矛逃往Quimaurri山區的(菲律賓)原住民則被我們吊死了，其他的(菲律賓)原住民我則聽到他們許多的咒罵。這些抱怨都是有道理的，由於沒有舒緩他們的勞務且無法返回他們的家園，使得他們生活在無望與怨恨中，他們其中一些人是以只要勞動兩個月為說詞騙來，其他的人則是因罪行被處罰在划槳船(galera)服勞役而來到此地，服滿役期卻因馬尼拉方面沒有送來替代他們的人，因此以工兵(gastador)的名義被留下來。

如果想避免(讓菲律賓原住民感到)屈辱及減少支出，可行的辦法就是以漢人取代兩地駐軍所需的一百到兩百名這些原住民工兵，然後將他們送回家鄉。計薪的方法清楚且易懂，因為每個月我們付這些原住民每個人每月1匹索12竿打(ganta，一卡邦等於24竿打)的稻米，在這裡1匹索可以購買5件布料(manta)，如果拿去以物易物的話，可以換到將近10擔的硫磺，因此，如果每個月發給他們(漢人)5到6擔的硫磺，即不需再發米給他們，這樣的支付是相當優厚的，因為在去年同樣的情況他們向一些西班牙人購買每擔得支付16里爾，到了聖·薩爾瓦多島(和平島)甚至需付20里爾，雖然後來較便宜時只需付10里爾便可購得。他們同時也坦承，該名中國官吏，同一年從這裡載走滿滿兩舢舨的硫磺(f. 312v)，在中國每擔則可賣到16到18甚至是20兩的價格，但是有時在貨源不缺乏時，每擔只能賣到5到8兩。可是最近到達的漢人則不願再購買硫磺，

23 baboyan可能是源自於塔加鹿語的barangayán，意為大型的排筏，後來可能衍生用來指卡加揚及其北方巴布揚(Babuyan)群島間的大型排筏。根據Retana的研究，他認為barangayán為一種以馬尼拉麻捆綁桿狀木料而成的大型排筏，並且擴展至北呂宋(即卡加揚地區)的水量豐沛的河川使用，作為運輸貨物及人員的交通工具。見W. E. Retana, *Diccionario de Filipinismos*(New York, Paris: ǝ, 1921), pp. 45-46。

據稱是因為中國現在有很多的緣故。可能是去年有80艘左右的舢舨載著絲貨前往日本，回程時則載了很多的硫磺，或是從琉球(Lequio)，他們每年有兩艘船為國王載運這些貨物，這次他們載得較往常更多。最近有兩艘滿載藥材(droga)²⁴的舢舨前來這裡準備交換商品，但是長官把他們打發走不讓他們進港，因為他們沒有載紡織品(ropa)來，據他們說他們是來換購硫磺的。我知道他們通常在九、十、十一及十二月四個月期間專程來這裡交換硫磺。因為他們知道其它時間原住民忙於耕種，只有此時原住民才會去開採硫磺與銷售。如果因此而認為漢人不想賣商品，那是錯誤的，只是他們想以比平常更低的價格和原住民換取硫磺。

因此如果國王在此設有一些倉庫，適時地向漢人購買一些小東西將是合宜的，如黑布及色布、漢人的奇尼那、銅環、珠子以及被稱為quiningara及chinachanes的瑪瑙，都是中國漢人常和原住民換取物品的小東西。我們可以用漢人支付原住民的同樣方式與價格換取到硫磺。這需要由一些值得信賴且不會搶奪或欺犯他們的人來管理。極為適合的人選有淡水港的現任長官Guzmán，若他退休則可以由Juan Baquedano長官或是他的助理Montalbo接任。他們倆在這個島上有如這些原住民的父親般獲得他們的愛戴，由於(f. 313)和原住民保有和平將是非常重要的，(我們的殖民)仍處於非常脆弱的情況，而他們兩人對島上事務嫻熟且有經驗又是好的軍人。透過硫磺這個管道能夠省去上述支付雇用工兵的費用及減少開支，僅需支付1個投司透或再多一點便可，如此將省下其它與稻米方面的支出。同樣地也可以省去國王馬尼拉火藥廠(casa de la pólvora)所需購買硫磺的花費，而這些如果由新西班牙(墨西哥)或其它地方運來將更為費力，而多出的硫磺存量則可供鄰近地區及外國購買。

我認為以下的事都不是障礙，例如有人想說漢人不知道也無法在西班牙人

24 我們不瞭解為何是藥材，但「droga」在西文裡又可指謊言或詭計，不知原文是否是暗指此意？

的外出(征討)行動中服勞務；例如這些卡加揚人，這裡的原住民非常憂懼他們如同家裡的老鼠一般；又(漢人)不知道如何幫助西班牙人照料烽火台(almenara)；以及當這些駐地要翻新柵欄時，(也不知)如何前往山區拖拉及切鋸木材。這些陳述都不是真的，因為這片土地如我們所見已是非常平靜，因此不需要這些外出行動，而且西班牙人很清楚只要捉住一個原住民，施以刑罰，便清楚通往這些原住民村落的道路以及屋舍與倉棧的所在，例如去年舊Taparri當地原住民搶劫一艘在那裡擱淺破碎的柬埔寨戎克船財物，他們(西班牙人)因而前去該地燒燬他們的村落，甚至還有些原住民自願服務前往該地。同樣照料烽火台的事，只要支付漢人酬勞他們就可擔任，如果能一次就執行我接下來所列舉事務的話，甚至連這些烽火台的費用都可以省去。至少這裡沒有人想要換掉這些(菲律賓)原住民，然後運來其他新的曾經叛亂或者在他們土地上與女人姘居的原住民；事實上卡加揚的市長(alcalde mayor)已聚集好這些人員並表示被派遣的援助補給船中途可在班奇(Banqui，譯註，位於呂宋島北方的西北角海岸上)停靠，以便補給船前來時可將他們載來。

淡水的駐地存有糧食與火藥的倉庫，全是由木頭和木板所建。士兵的小房間及騎士們(指長官)的屋頂全都是草料所搭蓋。即使是島上的高階騎士(指長官)的房間也是如此，我不知是否(雞籠的)糧食與火藥倉庫也是同樣的。因此這是非常危險的，只要一個士兵不小心便會將一切付之一炬，特別是在淡水這裡，在原野中我們將沒有據點、沒有食物也沒有火藥。雖然上述的危險至今仍未發生，但是這些以木料搭建的工程，每天都在腐朽及損毀，加上強風暴雨肆虐的結果，難保這些要塞的某部份那天不會發生倒下的事故，而造成駐軍及工兵的傷亡；裝備更新的工作每日都得進行，還得修築路堤以及從山上搬運木材；事實上這些事情，如果能一次便以石材完成這些工程的話，這些工作都可免除；而若以石材構工，上述的漢人又比這些原住民更適合。在淡水那裡不僅是物資相當不足，連所需要的石材也很缺乏，但是由於此駐地

的對面，位於淡水河的另一支流有一可供採石的地區，非常適合此工作，而在此一河流另兩個支流的沿岸，則有許多大大小小的石頭，可以拿來當鋪設路面。此地也有沙子且非常靠近，因此可以用兩條牛並拉兩輪車(carro)來搬運。唯一缺少的是石灰岩，但是在靠近Taparri山區的地方蘊藏豐富，可以將這些石灰岩焚燒過後，再用那些閒賦在港口耗費國王金錢卻終年無事的國王舢舨來載運。另外則是那些來此售完布料的舢舨，如果他們的空船願意去載運石灰的話，我們便給予他們換取硫磺、獸皮、水藤以及用來染紅(tiñen de colorado)網具的檳榔(bonga)²⁵等商品的執照。若非無法，那麼他們如果想購買商品的話，則需以兩里爾一卡邦的價格自中國(為我們)運來(石灰)。

(f. 314)由於這裡的海岸浪潮兇猛，因此每天都有許多船隻毀損。光是今年，才剛過半年多就失去了五到六艘舢舨。有三艘是在前往馬尼拉的途中，其中一艘是西班牙人的，在噶瑪蘭遇難並且船上人員遭到斬首，另一艘是前柬埔寨(Camboja)，則是在舊Taparri遇難，那裡也是我們教區Bartolomé Martínez神父自淡水返回時溺斃之處，其它的則是在Pantao，兩艘舢舨中的一艘是在淡水返回此(雞籠)島的途中。該段行程，特別非常險惡，除了上述的原因之外，淡水的沙洲對於西班牙人常常使用的河道而言，是相當不利的，由於只能行駛小獨木舟，因此阻礙了將駐地的食物和其他必要援助物資運到另一駐地的工作。除此之外，還有出外偵察敵人據點以及實施一些武裝的外出行動，例如當缺乏稻米及糧食而前往海岸地區購買糧食，或是前往燒毀敵對原住民村落等行動時，光是靠舢舨是無法完成這些任務的。因為他們所前往的海岸或地區並沒有港口也沒有適合的停泊地點，因此將可能遭受損壞或陷入因大浪、洋流及強風而迷航的危險中。為了解決此問題，國王應購買一些巴船延船，然後送到這裡來，在卡加揚地區即可購得。這些巴船延船是非常安全的船

25 見 *Diccionario de la Lengua Española* por Real Academia Española (Madrid: Espasa, 1992), p. 310。

隻，可以靠帆及槳航行，它的速度幾乎較大船還快，因此它可以一直沿著海岸航行，如果遭遇強風暴雨時，還可上岸與晾乾，相當適合於任何水域，即使是沒有港口的地方也可以使用。由於缺乏這種船隻的關係，據我所知，Juan de Arcarasso將軍已經取消那裡的多次外出行動，甚至我猜測，在缺乏這種船隻而只能使用舢舨的情況下，現在他可能也將放棄他原先決定八月時所要進行懲處噶瑪蘭原住民的行動，因為其他的(船隻)是無法進行的。同時，如果每年能從卡加揚地區以一些舢舨載運油、椰樹纖維、椰子、蠟及酒等物品來這裡，將是件好事，因為這裡沒有這些東西，是無法為船隻進行捻縫及鞣皮的工作，在這裡非常缺乏這些物品，這些船隻在返回時(f. 314v)可以用錢購買布料，在他們返回卡加揚時，販賣後將獲得許多利潤。

在兩個要塞的駐地最好能設立醫院以便為西班牙人、他們的妻子以及原住民或服侍西班牙人的黑人提供醫療服務，我想可能是因為國王花費許多財力在這片土地上，因而財政吃緊的關係，所以無法在此設立醫院也無力維持其運作；我認為這些年沒有這樣做也是有道理的，因為，雖然在這裡的西班牙人用其生命和熱血捍衛這片土地，但是事實上至今，在這裡仍未獲得些許成果。在減少至最低可能對原住民有所侮辱的情況下，(請求國王)在此設立水藤或獸皮，或其它這片土地上有豐富或大量產量物品的生產專賣制(estanco)，以維持這些醫院的花費。交由一位值得信任的人士，事先來和這些原住民進行協商，以匹索或其它的方法來向原住民換得這些專賣的商品，例如以如同這些漢人常常拿來支付他們這些原住民的物品，如奇尼那、布料、被稱為quiningara及chinachanes的瑪瑙、銅環、小鈴鐺、陶甕(tibor)²⁶裝的中國酒等，然後再將這些專賣物品以合宜的價格賣給外來者，由於他們需要這些物品

26 指以陶土製成的容器，見*Diccionario de la Lengua Española* por Real Academia Española(Madrid: Espasa, 1992), p. 1974。

因此會以此價格購買，而此(獲利)將交給國王。

認為漢人的目的是帶著紡織品來這裡交換商品，卻因這裡實施專賣制而不願意將商品售出的人，以此為由來反對專賣制，但我認為這一點是沒有任何根據的。事實上這件事的源由，是因為自從五月的黑色援助補給(negro socorro de mayo)²⁷沒有送來白銀卻只運來兩舢舨的稻米之後，他們(漢人)就不再載來大量的紡織品，該次事件發生時島上有許多的絲貨，還有一些華人他們在此等了一年準備收取他們賒借給西班牙人的貨款，他們只好懇求我們以每擔一百三十匹索的價值向他們購買，最後使得這個港口落入非常沒有信用的名聲，他們也因而知道這裡唯一且僅有的買主就是此地的將軍，而這些士兵們由於沒有馬尼拉的援助補給送達，根本沒有能力向他們購買商品，甚至連他們從中國所帶來的四個陶甕酒、水果、肉類和魚類都買不起，海灣裡那些裝載藥材(drogas)²⁸的小舢舨，只得返回他們那裡，然後極力散佈我們沒有(f. 315)信用與缺乏白銀與他們進行交易的消息，他們認為只有一位買主購買紡織品而沒有其他買家，使得他們遭受損害(雖然毫無疑問的那唯一的一位買主，他所支付他們的價格較常理多)，因為他們被迫不是將貨物予以賤賣給想要這些商品的人，不然就是將這些貨運回中國，又由於這些舢舨前來時並未領有船引(chapa)，因此貨物可能會遭到中國官員的沒收而蒙受損失。此外，另一部份，在日本這些日本人以每擔五百匹索或兩的價格向他們購買絲貨，因此，雖然航行具有極大的風險，但是在那裡有許多貴人非常喜歡該商品，因此漢人更喜歡前往那裡，而且利潤很高足以支付費用以及當返回中國時塞住那些會向官員告密人士的嘴，因此在馬尼拉那裡想購買這些貨物的商人，不瞭解在這個島上的價格，卻只想到這些紡織品在中國境內是何等地便宜，而

27 黑色表示令人悲傷或不幸的，因此此處的五月黑色援助補給，即代表此次補給的結果，頗令駐台的西班牙人員感傷之意。

28 同註24。

不知他們將這些貨物運來此地給我們，需要在那邊支付(中國官員)賄賂，進港或離開都需要給。由於這個原因，通常這些商品例如絲貨及其它商品的價格都有所上漲，因此這裡必須要常有許多購買者及資金，才能恢復這個港口的信用以及促使他們如同往常般來此。

回到主題，這些漢人不願前來是由於上述的原因如缺乏利潤、買主和資金的因素，他們來此的主要目的並非是為了交換商品，如同他們前往日本、馬尼拉或其它沒有這些商品的地方一般，他們僅僅是為了銷售貨物然後載回白銀；而不是這裡有硫磺、水藤、獸皮及用來染色的檳榔或蕈類(*turmas de la tierra*，譯註，即水筆子)。因此，施行專賣制僅僅是為了了一件事，就是為了這裡的公眾需要，以便照顧所有這些生病的西班牙人，他們為了捍衛這些原住民而耗盡他們的鮮血及生命，而非為了也不能夠自此取得額外的眾多利潤，雖然同樣地會再出售這些貨物，但會以適中的價格售出，以便能夠藉由這些利潤興建與維持兩間簡陋的醫院，而在這如此貧陋的地方，這是相當需要的。獸皮不宜列為專賣，而島上的其它貨物可能較為適合，因為(獸皮)該項商品今年(f. 315 v)曾誘使三艘日本舢舨前來我們的港口，據他們告訴我們，由於荷蘭人不准他們前往他們那裡(大員)購買紡織品及銷售他們的商品，因此他們已全面停止向荷蘭人購買獸皮，也不如往常般前往他們的港口，如果他們在此獲得良好的接待，他們將會繼續前往我們這裡裝運所有我們所能提供的獸皮，因為在他們那裡獸皮有很多利潤；今年當我們正在為缺乏糧食而苦惱時，他們到來時剛好為我們提供了補給，隨船他們常攜帶許多白銀以便購買商品，而這些白銀將有助於恢復此據點我們的信用；而由於紡織品供貨充足，對於兩邊的買方而言，自然價格便會降低。並且與日本人交易將有利於西班牙人，如同往常般，因為可藉由派遣傳教士到日本，啟蒙他們並帶領他們離開黑暗，所以無須為已沉淪於貪念的他們哭泣。此外，漢人的部份可以以獎賞或准許與原住民交換商品的執照，來鼓勵他們攜帶絲貨及貴重的紡織品來此，這將是

他們可以獲利豐厚的一件事。

在這個島上有三件事情，如果無法立刻獲得解決之道，日積月累後將造成成莫大的損失。首先是荷蘭人駐軍的問題，Juan de Arcarasso將軍已藉由他所派去探查荷蘭人他們軍力與港口的漢人那裡得知，在該處(指大員)他們(荷蘭人)只有六十到七十個人，他們不但是生病且處於挫敗中(abortados)²⁹，他們的所在地不但多沙且乾涸，且以原木興建與填塞沙石的要塞，全部都已毀損瓦解。據(漢人)他們說只有一艘拆除船桅的船停在港口。趁他們的力量還未增強以前，現在是將他們除出此地的最佳時機，而此島將完全屬於吾王所有，而在該處傳福音之門也將自此暢行無阻。

第二個嚴重的危機是，這些原住民要求我們以銀子換取他們販售的魚獲、獵物、柴火、鹽及其它的小東西。這些漢人常常以他們的小東西換取原住民有擁有的金子、硫磺、水藤(f. 316)、皮革以及其它貨物，並且以他們極大的貪欲，迫使這些島上的原住民販售物品給我們時，需以白銀支付給他們，如此一來漢人便可藉此收集到更多的銀子，可以確定的是，他們已經用這樣的方式取得相當多的白銀，而這些全都是這裡的Quimaurri和Taparri原住民所攜去的。原本滿足於(天主教)教義並對白銀實際價值一無所知的淡水原住民，有一次在我所主持的一個西班牙人和來自淡水河附近村落原住民女子的婚禮時，根據他們(原住民)的習俗，如同向他們買一個女人般，必須給女方的雙親一些如陶甕、酒(arar)³⁰、布料及瑪瑙等代價將女子買下，但她的父母不想要這些東西而將原物退還並希望以匹索支付同樣的價值。我不想讓他們染上壞習慣，因此之後仍迫使他們接受原物。至於該河流域附近其他原住民的首領們已經開

29 原文為aboetados，此字應是abortados的誤寫或誤抄。

30 原文寫為carars，但我們比照原抄本的筆跡，發現該抄者的筆跡通常ca連寫時會連在一起，但在史料中c與a顯得有些不尋常的分隔，因此我們猜想有可能是筆誤，因此原文可能是arars，因此猜測是指酒(arack)。見江樹生，《熱蘭遮城日記》第二冊(台南：台南市政府，2002)，頁29。

始要求我們，如果不以匹索支付他們，他們就不賣給我們更多的硫磺，現在已經如此進行而未來他們也會如此要求，因為他們擁有土地。現在不只是在淡水，島上其他所有的地區，在進行上述物品的交易時都使用珠子和瑪瑙，由於我們所付的價格遠比漢人貨攤上來的好，因此現在所有東西都變得更加便宜，甚至於士兵在賭博時開始以這些瑪瑙做為籌碼以取代以前所使用的錢幣，因為這些瑪瑙就是錢可以用來購買任何東西，如此一來如能持續此情況將是一件好事，因為未來在發給他們援助物品時，可以一部份給予他們這些瑪瑙，另一部份再以金錢發放以供他們能購買紡織品。

第三個也是最後一個，即是許多自馬尼拉出航載有蘇木(zibucao)而來的舢舨船，已對此地造成許多損害，因為他們將這些貨物載來此地銷售，卻沒有支付給他們國內(中國官方)任何的稅款，我相信上述我所陳述的事，即該項商品的交易在他們那邊而言，是屬於非法的；因此我們這裡的作為，可能已引起這些中國人極大的不滿，因為他們說，我們如同鼠輩般地竊取他們的稅收。因此，當Ángel de San Antonio神父前往中國那邊時，該副王(Virrey，譯註，此處應是指福建的巡撫)不只向其埋怨此事，還提到我們准許沒有船引(chapa)的舢舨進入，並對神父說，他將派遣一名中國官員前往此島收取屬於他們的該項商品稅款。我不相信他真的敢(f. 316 v)將該名官員派來，即使他真的派來，該名中國官員也必然將空手而回。總而言之，其結果是今年仍有一些人繼續在我們這裡銷售他們運來的蘇木，而向他們購買的人則在中國遭到逮捕入獄，而該副王(Virrey，譯註，此處應是指福建的巡撫)已趁此機會進行更新，除加派兵力駐守以阻止沒有船引或未經登記的舢舨進入或離開。雖然已有些日子不再有紡織品運來此島，但這樣的情況應該不會太久，因為他們已知這裡有銀子，而以他們對白銀的無窮欲望而言，是無力阻止船隻前來的。除了這個事件，因此(他們)不再運貨(指紡織品)至本地對我們造成傷害外，現在他們只取貨、裝貨並帶著銷售所得的貨幣離開此港口，然後在靠近那裡的某

些海灣裝滿紡織品後，再前往馬尼拉轉賣，而這些行為都有違國際間的慣例；但是當某人進行蘇木交易時，他們仍是有興趣的，因為在那裡一擔可賣到四兩的價格；因此，不如讓我們自己的人員利用往返於(馬尼拉與雞籠)兩地之間獲利返回，也勝過於讓這些外國人靠著我們的消費賺錢。

